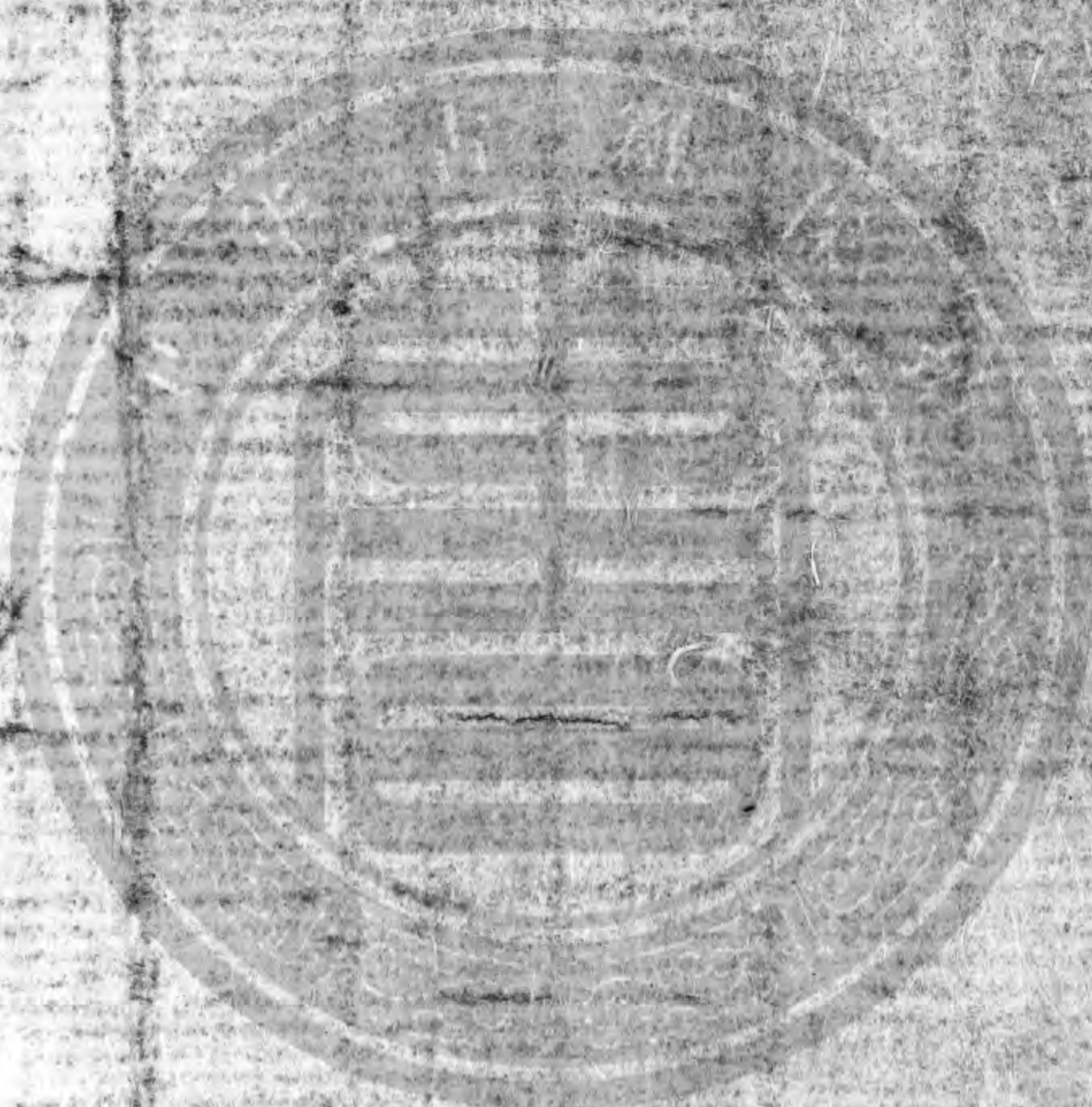


05433



由拳集卷之十八

東海屠隆長卿著

記

修潁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潁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北折而東  
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蕩衍包林麓原隰稱雄險  
哉河故有隄水歲蓄隄圯矣去城不一武而近水  
至輒灌城城且不支民惴惴焉朝不謀夕萬曆歲  
丁丑屠子隆奉命來令潁上甫弭節於郊則進父



老博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  
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  
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言賴之人福矣治寧  
有先於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  
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令何為凡  
以措意氓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  
也先是為賴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賴小邑  
十九里爾歲苦不登民貧而賦歛急逃且十之二  
三矣帑有一錢乎亡之河且柰何屠子曰其亟議  
議是民安得逃逝寧能已乎於是衆議僉編富氓  
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夫是役也秋毫  
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蔑以濟矣時嘗受命  
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兩公為治精明多惠  
政授隆方畧甚詳屠子議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  
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黔  
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聽  
爾輩各以其力助夫疇非食土之毛乎爾亡有所  
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日魚爾

又何愛乎爾即悅慨赴公家之急生為高義歿有  
榮名而又免於患願不休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議  
功亡忘爾動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  
糒伐木畚土耒耨者滿車下焉邑又苦無石則盡廢  
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父老子弟  
爭為位焚香門迎至城隍兩廡外有鍾鼓樓二甃  
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衆為請曰樓縣鐘鼓廢樓  
是廢鐘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鐘鼓乎  
置神以為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

安依令為民神宜而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亡不取  
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有石  
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為文  
率父老博士諸生洎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  
於大河之神是與此後屠子曰臨視者二閱卒為  
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饒寒而燠休之卒感屠  
子忠誠人人勸也始於正月九日終於二月廿有  
九日蓋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路外  
為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鑿木為鈎連而灌灰其

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植木為搭植木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為土隄者三為石隄者一為植木者二自東起而壯走九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曰自古歌於思咏澤門未有不胥多口者今是役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衆爭先功成不怨奚論不怨且也驩然厚終始矣隆不佞何以及此此豈適有天幸亦或其民醕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之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西公閱之喜

猶令以下有美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劓石碑焉於是屠子又為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波紆耶日落風起蛟龍趨邪黑雲垂垂波臣呼邪瓠子夜决翻具區邪水來平城民其魚邪民其魚邪官蝦蛆邪皇德曠蕩九域宅邪河工之成一何亟邪興東門者督邪繫神力邪

### 禱雨記前

屠隆為潁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潁上大兩雹傷麥苗隆

方食憂惧食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  
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  
中遮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郡  
邑雹災者汴梁以北業以南多有之寧獨賴上  
矣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  
德以召此殃也奈何以他郡邑為解至五月又大  
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會里人呂  
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繫之而庶得其  
詐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禍深矣而雹為災民已  
重不堪而又加之歲旱寧有噍類者隆乃赤日暴  
中遮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博士諸生齊民心  
憐余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數曰賴邑小不貧粟猶  
支一二年歲旱民不即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  
此極為隆謙曰隆不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  
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然息陰就涼以自為愉快  
吾思重有戮辱際獨為民故吾暴日中蒼蒼涼涼  
處一室則怒焉如焚矣為文告於神者三始頓首  
謝過乞憐其辭哀已而激切語涉不遜命遷神對

暴日中日晡乃已即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  
然陰雲如黛雨不甚霑足隆又愆入禱玄帝廟既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  
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  
為同官曰其上故有玉皇閣下神像脩閣閣成而  
不上今且數年於茲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  
封內山川即神像下邑安得而有之又令居群神  
東偏彼群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  
雲擁護雖真僊罕得見其面而令居湫隘近樵豎  
簡甚矣天之降罰無乃是乎即奚以專罪令為也  
於是亟命上之隆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  
先是嘗謀上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  
須四十人耳如雲登焉異哉是時日向暝矣應時  
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連日大雨嗚呼又異哉  
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  
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澍雨理或有之甞  
而旱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微蓋至是而  
後大雨如響也入禱玄帝廟既出矣復入何為乎

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窮日夜不坐形容顛頽無人色家人謂隆遂駭相視而泣婦心憐隆亦同隆夜蒲伏稽首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私計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謂宵冥不可詰嗟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章可畏哉隆於此滋惴惴思矣世之貪殘恣睢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以自警亦可以警世也故記之

禱雨記後

於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夫雨暘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操也次寡尔矣北塊茫蕩尔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瀉之也大化獨運適焉爾矣遭其適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天適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



五日而百日子即立稿潁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  
其適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  
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  
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  
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  
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  
形殼脫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荒可挾而六  
幕可遊也大鵬駉駘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  
合秋毫泰山泰山秋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蕩

不知殤之為彭不知龍伯之為焦僥不知焦僥之  
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  
朗邪沅而五嶽耶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  
蠓蛄者飛耶翼而蛻蛻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  
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纁雖貴吾不知其  
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  
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  
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  
可回也月可捫也電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

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  
恠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何  
所不為有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有而  
無有為而無為無不有也無不為也有而有為而  
為理也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為而為亦理也  
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  
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何物皜而煌煌朗照八方  
者何物嶮嶮而鬱蒼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  
熒熒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鬢而清揚顧而目  
眦頰而吻張手攫而足踞有聲即即者何物令此  
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恠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  
海玄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壯  
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  
河曲智叟唾然而哈之愚公不止也且蚩蚩子孫  
平焉操蛇之神聞之俱其不止也告之以帝帝感  
其誠夸鯨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遭僊人  
山中者求其不矩之術僊人畀一木令穿石焉石  
穿乃僊其人受教無日疲寒暑饒寒垂四十年石

穿而僊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肩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鳥螭螭物有必化而况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炁而守神夫炁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器廢器廢則亡不化

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鬱華庶成錄圖務成尹壽真行之為柱下者幾度矣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涂而功配亭毒虞之則萬物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

龍王者竝相傳賴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乃記所稱絳綃九子之事則大竒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兩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官祠焉而屠子為之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縣者居太末萬山中倍好鬼信巫而多黠巫者降神能手持利刃屠其腹巨斧斫胷跣足行火輒上口銜涕油喫人着體處立焦而吻無所傷客

言往有巫降神一鄉人來觀心私念此偽為而不信即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揉作繞指柔自縛遂為巫其靈異如此玄同子曰此非神理即有之妖也斯人或不足道假令賢者遭之何能為祟人以玄同子為不情玄同子與諸生讀書山中中秋夜為翫月之會坐至夜分玄同子先起登樓歎坐微吟有物從山外擲泥沙入樓檻玄同子私念此萬山中浚疲山魃木魅庸得無之吾不為動彼其如我何端坐吟嘯自若須臾几上泥沙且滿此物跼蹐

而入徑伏於地有頃又自地躍起玄同子不顧此物乃發聲咲則鄉里一惡少也又居山中慈恩寺夏夜玄同子與諸君納涼佛堂中至丙夜玄同子先登樓倚水檻乘月而觀清溪忽有一臣人赤面雲冠而無髮毛衣長絳衣自樓梯躍上徑投入玄同子臥榻倚榻而嘯玄同子自度此鬼物猙獰乃爾其不肯使此物敢顯肆神姦良可自哂丈夫六尺之謂何何為為妖物所動又何問焉默默相對良久知不可如何此物乃跳而起自褫其衣冠則一醉僧也蓋同遊恠玄同子好為大語故偽託鬼物以恐怖之自後乃止又與一友人同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話至夜半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足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頃此友人驚呼玄同子遽問之云適有一臣手冷如水鐵槌吾面言訖驚怖異常玄同子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脅而湯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能加於吾友人胡不亦見惠一掌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縱談通夕能詩乎且乞高倡不然非英物也亦

由孝集  
卷之十八  
笑僮父何畏若此友人至五鼓乃寔竟不知其故  
茲樓高敞甲于城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理或有  
之然不可知矣

開化紀遊

下

玄同子少數竒遊甚困年二十歲就食開化渡錢  
唐惡風大作濤如連山舟幾覆同舟之人無人色  
玄同子嘻咲自如幸獲濟同舟者曰何不情若是  
玄同子曰驚愕何為脫有不測驚寧能免乎拉富  
陽夜泊舟江口時同泊者數百艘夜半隣舟驚呼  
有劫盜舟人惶駭無主偽為呼兵器狀玄同子曰  
駭子何為吾舟寔無兵器而云云汝曹豈謂壯士  
可虛聲恐喝也汝曹第坐無亂彼登吾艦則有傾  
衣囊餉之爾已而盜卒不過吾舟去詎常山時磧  
賊大鼓夜半舟泊城下忽金鼓之聲震天玄同子  
不寐密推蓬窺焉見火炬匝地甚近呼聲大起蹴  
舟人起驚失措矣玄同子念即大盜至而阻河歇  
身登岬入山谷中行數里天昏黑不辨行路立而  
自念吾避盜入山谷中即脫賊鋒而填兇豕非計

矣乃尋故路而出則常山巨姓送喪車者蓋此中  
風俗如此越明日易小舟抵一山下曠野止茅屋  
三四家玄同子携一奴行舟師二人邀奴取醉茅  
古中更餘不來玄同子倚孤舟念兩舟人邀一奴  
去良久脫謀奴而襲主人翁何以禦之於是盡棄  
案裝登山麓伺之有頃奴與兩舟師扶醉至此到  
開化艱苦百狀矣而主人者鉅豪不好禮玄同子  
至則負盟而謝客隣父老勸主人觀此子楚楚雅  
士業已盟而致之肯之不祥乃留之留之而門弟

子者黠甚主人夜語玄同子曰家有一子頗賢明  
好學以故遠延先生不事未至而之子即世此一  
二頑童不可以教習故不敢以累賢者言訖室中  
有聲如雷則童子真其父兄之言而手探巨石擲  
於門中夜則率童婢數十人登陴述行遇夜行者  
推擊之而主人亦橫一鄉所以遇玄同子者禮甚  
倨先是在賓席者率自附於詼諧為主人弄臣為  
悅取容玄同子獨方嚴正色無所阿主人家無大  
小咸疾玄同子一日童子邀玄同子邀於後園玄

同子不往童子曰先生何不近人情也往歲先生  
與我曹邀於後園為家弟高其戶不得出云先生  
試懸諸海榴樹然後出先生先生怒不可家弟咲  
曰不懸不得出也先生不得已升海榴樹一懸而  
罷而先生今者固滯乃爾夏月求浴於溪上玄同  
子又不許童子曰去年先生與吾輩同浴為扼項  
而沉於水者再先生何不許也其狂狹類如此士  
友有過訪者一切呵止之門外有密謂玄同子者  
曰君主人不有與居彼歲所推殺田奴婢子并徑

之中垣墻之下白骨如麻睚眦加人人無敢仰視  
者而君日以方嚴處之不能堪也玄同子以為然  
乃去之後三年而復遊其地則伯子季子暴疾亡  
仲為怨家磔殺兩孫亡其一其一在又坐重獄鉅  
萬貫伶俜且盡嗟天道遠乎哉先是玄同子心不  
義主人所為又疾諸子之黠傲也每舉天道好還  
為戒則揚揚稱曰天命在吾難將由我其又何能  
為玄同子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灌莽乎至是人以  
為玄同子有先見云後三年而遊於西安西安從



遊諸子多屠沽家兒不習為禮讓久之餽粥常不  
至玄同子安焉屢空跌坐而讀書怡然歲滿還多  
負玄同子橐金玄同子不顧而去北登舟有持一  
錢增直者玄同子曰吾非賣菜傭安所事增直投  
金瀨水故時人為之語曰屠君忱懷投金於瀨

壯征記

萬曆丙子屠子舉於鄉且借計上都家貧不能具  
橐裝至臘月始成行行至晉陵河凍矣除夕抵廣  
陵大風雪問逆旅主人無一相容者徒步大雪中

稍委頓薄暮投一城外民家業延入聚旅而謀語  
窸窣不休屠子疑焉復冒雪出走一儒衣冠者迎  
謂之曰君殆非常人暮夜何為者屠子告以故儒  
生曰此中俗嫌留客獻歲不顧而去時漏下一鼓  
矣託宿一山西馬戶明日登舟破冰行夜抵邵伯  
湖水堅不可破阻湖中長年告屠子曰第視五更  
乍東南風即亡恙若西風層冰四面如山來蔑以  
濟矣屠子為通夕不寐至五鼓疾風大作急問之  
長年報曰西風層冰果如山來屠子私念三十四

年東海布衣以一第故畢命巨湖天也端坐待之  
大水砰湃相激比及即左右衝去無觸舟者故得  
不敗天明會一大官乘巨艦數百人破冰而來得  
尾其舟復還廣陵於是舍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  
行是時積雪載塗山林阮谷間深數丈騎時時蹶  
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晶如銀海雖意態慘澹時  
復快入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  
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炊寒  
空闊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遙聞騎雜雷來弓刀

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  
徐曰書生尔尔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  
衣緩鞚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悰往往使人  
僂絕矣元夕抵徐州復雪暫解鞍覽彭城故都登  
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嘯咤風生氣蓋一在  
其事雖无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  
牧鼎足之基寔開拓於此裴徊久之盾明冒雪北  
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大都莽蕩之野一

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且十數里山路  
宵絕無一人影馬跡莫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鬼  
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幸以  
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决起  
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  
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馬入兖州界上多士  
女鞦韆蹴踘戲屠子行稍倦則下馬貰濁酒數行  
取枯蘆燎火而覘蹴踘過關里遙拜孔子墓至鄒  
縣謁孟子廟古屋甚宏敞廟前松栢大可數十圍  
枝葉剝落咸千年物也刻石詩詞不下數百通讀  
之多措大語不甚尔雅敬瞻聖賢之風低回太息  
而去過東阿考齊相管子遺烈尋陳思王墓踟躕  
久之及抵燕京二月四日矣蓋發自廣陵馬上  
日夜行二千餘里既備辛勞亦多險絕余故記之  
以俟後世子孫考焉

樊賴陽記

屠子居賴既奉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詰  
朝遂行賴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

而徒步者踉蹌于道屠子固止之近八十里又固  
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馱復走  
大雪中三百里屠子辭馬痛哭不去屠子亦為泣  
數行下乃相與疲入一茅屋中叙語佐以濁醪質  
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  
獨身日夜馳而告老母及室人後發邑中止安車  
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免身皆不可无安  
車乃使人以車还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疾風如矢躰中挾纊若亡有黃沙昏晦只尺不辨  
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且裂鉅野數  
十里前无村落珉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  
陷冰雪众各扶掖蹒跚行薄莫拉一孤村落上茅  
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圯矣屠子與徒御投馬衣  
服沾濡且尽求燎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  
温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媪見來者众也  
驚而逐客屠子以温言抚之再三乃止弗逐後負  
擔者不至屠子思其凍死澤中酒從行者以束炬  
还迎之疲深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温牀

頭積雪盈尺襟被如水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中群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荅曰吾侪小人皆大梁民為官人徇於河工一歲冬月暫放還單衣敝盡而橐中亡一錢奈此寒天何去其家尚千里旦晚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憐之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益厉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每出行必有風雪夫屠生胡足言願獨念此曹藍縷甚矣而又行遇此者其何能生還貴介公子操弓矢挾彈丸臂膺牽犬騎出郊原射虎逐狡兔南山則風日熙溫也此亦豈有說哉老母後發間閔險巇復倍之嗟乎行役之難如此彼崑棲野宿之夫非苟薄富貴蓋亦

有見焉尚羊卒歲則取適而已

二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實愷士之操肇悅雕蟲太上之所不由故世之鉅人鴻德猷薄浮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椎魯之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豎立者朗揭六

命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无  
穹與天壤共敝乎即尼父恂恂焉行而手定六籍  
告來世五千言非文章邪夫老氏豈不冲然玄素  
也不佞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璨山  
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談者謂張司空華而  
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  
五焉用文為若猶末也奈何多口而詆天下巨頭  
之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寧獨辨海島龍鮓之屬  
稱神智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欵誠信於

幽冥通儒碩望彬々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三陸老  
生蚤歲以天才贍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犇泉  
爛於天星吾固得不論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礼  
不動即啟厖本實之士奚過焉士龍清識要自偉  
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乱之朝卒與禍會為缺知幾  
之神夫黃鵠遊於汙池祥鸞鏃於棘林盖公屬有  
天命非由人事當其時若嵇叔夜龍性矯率薄富  
貴若條籠而卒公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  
收白帟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死生

了矣夫孝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奮於九州而其死也精寃感於二儀乃鴻白之文兩先生霍焉競爽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熾於兩公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啟塗其有功於來茲大矣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寔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孝宮復為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生平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厭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寔捐捧首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倫而祠基則俞孝蕪顯鄉所捐土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管仲鮑叔廟碑記

賴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賴上人蓋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賴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賴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旧志必有抑矣又考齊人物志无鮑叔則鮑叔為賴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无祠邑人之不

好事也如此哉穎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跡可資遊覽又苦古今人物寡上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无之而穎獨若尔寡上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董董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勝於茲固前史之豔羨而豪傑曠士之所奔也而且罔為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關即烏覩雅致哉土風誠朴民習蠢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闕也又俗不與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嫌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奉宮制祭饗

稍葺南社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剗去

碑剏綠波亭邑稍增勝於是捐俸哀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壘烈哉在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穢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竒此平居抵掌可



爾令身為之何論匡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  
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林又  
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  
得則穉死士不得相知則沒在而文采不見管子  
信才賢微鮑林則齊國一壘囚爾故仲之所為鴻  
望鬱烈者皆林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亦稱相知  
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湏而掉臂去之則市道  
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  
祠鮑林抑又可以風矣

十八下尾

由拳集卷之十九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傳

吾謹傳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  
者篤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倜儻為任俠好  
奢負竒傲在謂天下才無如已者少讀老子蒙周  
叅同契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不離在趨舉志辭  
家去登少華山學脩煉日據山絕頂散髮嘯嘯蓋

宵然喪其六合焉已而僂竟不就久之益散棄歸  
歸則依井閉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  
踰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騎出都  
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  
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吾氏自是墜矣且吾舍  
人故長者何為令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吾舍人兒  
有謹人言吾舍人無子何也謹誠不肖忝家大人  
即如人言謹則何若乃遂稱吾舍人有兒也或曰  
人言大都謂文夫子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以

亢厥宗則能為子矣謹咲曰此樸樵小儒輩事耳  
誠若是於謹何有於是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  
書為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盛飾冠服往執卷搦  
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趨過其前風動衣裾文采  
五色爛然有司諾怒曰何物小生敢尔乎左若蒼  
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後行笞可乎有司閱文竒甚  
則又試五馬賦又立就竒氣翻上橫出有司大譙  
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竒若是何為為  
市井兒狀且若有父乎謹曰謹大人為吾舍人有

司曰吾舍人兒安得爾爾若有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狐白裘反衣之耳謹曰謹受教已嘗學使者來遂得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註及試出人覆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奈何令謹為老先生役比歸謂不曰疇昔之日人皆謂謹不肖不能取一第至謂謹不能子今且如何以謹視一第直拾地上芥耳而老傳士諸生日濫廩既若倉鼠然竟白首絕鄉

校何也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咲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貸城中富家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謹怒歸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乃大怒謂人曰此吾故人子負才狂誕昔者嘗五過我我以事不得見乃我往過之亦故報我者五此何禮也故人心銜謹且私度令若狂生第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

又抑置第三甲謹既不得舉首則心大憤恚不平  
故人將薦之館職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  
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  
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  
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天子乃賜歸出都門  
經黃河大隆渡揚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望虎  
丘浮錢唐眺海門放意山川忼慨為詩哥往往跌  
宕恣肆播夫寡廊見者大驚失色遂居西湖昭慶  
寺潘果諸大夫皆爭交謹咸見敬禮以子弟授業

餽遺腆厚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履常滿時  
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  
學顯皆推轂謹才而道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  
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維齊時  
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謹相與浮西  
湖登飛來諸峰詩唱和不休山人才高詩悲壯謹  
與居如韓白兩將軍對壘不相下嘗與山人對坐  
縱譚千古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馬謹頗  
以聲色自娛久之貌壘色黃山人嘗規之曰語有

之隨侯之珠不以彈鳥雀以珠之可貴而鳥雀之  
不足以彈也子不見豫章之材乎托根深山培之  
以土膏濡之以雨露宜其與華嵩同久矣而卒天  
其天年者傷於斧斤也甘井之水源通長流澄泓  
湛碧混混其出不窮雖與滄溟比壽亦可而卒堙  
沙石者盡於汲綆也夫形用則勞神用則竭人生  
百年董須臾耳身非金石何能久存以百年易盡  
之身而馳騖於擾擾之地何懼不死哉廣成子有  
云無勞余以無搖余精乃可以長生故熊經鳥伸

龜息龍藏在物猶余矧孕扶輿之秀稟陰陽之和  
鼎足二儀神靈萬物者哉至人者方將屏去外膠  
遊於恬淡塵囂不溷其府醲華不滑其和故能後  
天地而彫三光養於獨也若夫妖麗靡漫脩眉長  
袖珠玉文錦嬌訶善舞割剝醲鮮沉湎淫泆耗形  
枯精傷生滅性此庸衆之所馳非高明之所尚也  
老子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瞽故尤物移  
人禍水滅火斯其為戒不亦大乎足下躬特異之  
姿抗矯翰之氣騁步千載雄視藝壇而乃垂情慾

火之娛忌其煎灼之戒是以隨侯之珠彈鳥雀也  
觸山而動曾不慮後吾恐刀斧伏於牀第之下而  
大山起於帷帳也竊為之下危之夫靈物至寶造  
化而斲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之寄  
物於人經歲或忘寄寶於人恥不越宿故楚大夫  
賈長沙王文考王子安蔡伯喈曹子建謝靈運李  
北海陳伯玉之流皆不登遐年其死也咸享修名  
於萬世而其生也曾不得延性命於須臾天之生  
才寔難而又多短折夭促如列缺之光一瞬而滅  
豈不痛哉推斯以談是下之才鬼神所忌葆真自  
愛猶懼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謹輟然曰  
是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脩短之數沉痛興嗟何  
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救  
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山或為礪石黃河或為  
衣帶滄海或為桑田城郭或為原野摠而齊之大  
椿冥靈蟪蛄朝菌綿促不同為救一矣而人生百  
年之間如馳千里馬下峻坂何其速也達人齊彭  
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涕泗

泛濫不亦過乎山人曰非也達人不能於萬物不  
惕於死生觀化無垠脩身待盡斯之謂遠覽之士  
而無累之人也若委運主者而救形求盡竭精自  
死謂能任死生不怛化以是為達不亦遠乎謹性  
既好奢手千金一擲而盡不給則盡出妻子衣服  
簪珥佐之家遂日益以貪而謹奢不已又好詆訶  
流輩每見人作或無當輒大咲曰小兒學語一日  
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豪詩先成謹後成成而  
示豪豪遂袖其藁不敢出謹索之急豪竟袖不出  
云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死  
時年未四十謹為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間  
出奇詭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今天假年當不  
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知  
謹者又皆不在世以是多不傳謹才幾於湮沒謹  
既死其子不類平生所為詩文藁多散亡今雖重  
存什一猶棄在敕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  
蔑人為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為之傳 論曰漢人  
有言駟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御之謹負其

才氣好上人一不得志於舉首遂憤悶不平決去  
高逝甘於淪落田間嗟謹為豪舉過矣然謹才豈  
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後乃竟聽其淪落  
不收古稱怏怏大臣難矣哉嗟乎天既天謹又泯  
沒其文令不傳余深心惜之乃力又不足以振謹  
傳其文第為之論著如此

開化令傳

開化令者楚人忘其名今上即位之二年與計  
吏偕至京師下第選於天官得開化令單車之開

上如今  
下是若

化去縣尚三十里縣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咸持  
牛酒郊勞故事凡守令至郡邑郡邑人贈賄都無  
所受乃令一切受之遽命從者橐而馳還楚中大  
夫士若父老子弟相視竊謂曰夫人情有初者鮮  
終吏物政共晚節猶或病其貪今令甫弭節於郊  
輒所為若此矣他日庸詎可量乎是天下之大墨  
也既下車視事則不視事乃日召吏民博訪城中  
及鄉之編戶資產某也貧某也富而籍記焉三日  
謁孔子廟名博士諸生講說經義即耳聽諸生講



說乃心皇皇焉若坐不安席者促諸生講罷輒馳去  
察於諸吏中陰賊鷙狡可共事

者結為心腹日諷縣中諸富家大姓饋遺趾錯於庭不厭則下令曰方今公家用缺貸於民間量其貲之豐約而出貸有差所不即輸者吾且重法處之民輸者半不輸者半或以事犯則謂之曰吾知爾富諗矣爾以貲橫里中而以任俠持官府乃今以事來是遺之死耳余謂吾力不足以殺余耶卒重罪之以故民皆大懼無弗輸者間有終弗輸而卒無事可媒孽者則以飛語陰中之監司於是民益大懼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有罪者量其輕重而行罰焉有一囚罰數金貧不能償召謂之曰若有田產乎曰無之有室廬乎曰無之有妻子乎曰無之則開三木暴赤日中數日無以償又守卒走道上數日又無以償躄無完軀一賈客見而心憐之為代償焉民皆咨嗟相竊嘆以訟為戒曰寧卒受負無訟於官矣初蒞官人訟者數百人已數十人已不過數人而已令謂吏民曰始吾之蒞官也

訟者甚夥矣乃今寥寥焉數人何故吏民莫以對  
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皆化之不好訟耳民  
既忍不訟無所事事則日遣卒伺察民間有交易  
爭鬪及諸違禮法者輒逮捕之而又稅諸商賈廛  
貨析秋毫不遺一日出行見道旁沙汰者命械繫  
之曰尔以沙汰為事所得日幾何對曰小人為業  
微甚終日佝僂伏道旁肥梳剔挾臨流而汰之或  
得毫釐或竟日無所獲則枵腹止耳令曰尔給我  
哉爾以沙汰為事獲何可量而又日行市廛貿易  
置雜中掩其不備則攫金以走爾真大盜矣罰數  
金其黷貨無恥類如此民既積怨莫可誰何相率  
而陰謗令令聞之怒乃令百姓告訐者賞又遣卒  
無論晝夜密訪有告者卒重治其人民於是益大  
懼父子兄弟相聚保室中無敢偶語戶外者貪酷  
聲稍稍徹於部使者以其新令也而姑置之然民  
不任毒矣野史氏曰鄭子產曰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令名之難何沒沒也余考載籍  
及觀宇內世之貪酷吏多矣未有若開化令者也

山孝集 卷之十九  
余客遊開化覩記其行事不敢言歸而傳之以告  
司牧者慎念之哉慎念之哉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宋  
中葉避金難始南遷句吳至諱季者再遷明州之  
江北家焉是為始祖其弟某遷秀州於是吳越間  
有兩屠氏居明州者至太傅襄惠公瀟而始大居  
秀州者至太保康僖公勲而始大祖渭生僈僈生  
公大父及父兩世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瘡

伯祖襄惠公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大父故名之曰  
大山字曰國望以泰山磨崖碑故也公為童子時  
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詫客曰是兒  
俊爽不凡他日當為國寶及長為人長髯偉幹頎  
然玉立居常好魁磊之節儻易自意而又陰重不  
泄器局凝峻世莫能窺焉年二十三舉於鄉是為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明年癸未中進士高等出知  
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子惠元元豈弟有加焉而  
禁奸詰慝即未嘗以三尺假人與縉紳學士處坦

夷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咨評治理又日引父  
老子弟問諸所疾苦務盡下情以故太守下令云  
不洞見閭閻隱痛者一時彌稱神明州民積苦瞿  
唐下流水歲陟城有蕩杵憂公至悉力經營隄其  
東州民賴之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  
騷然公以計擒之身掠數百不中公曰吾以智取  
之是吾與彼妖角智也彼故得以幻術禦我我且  
以忠信厭之詰朝再掠之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  
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合州平陞南京刑部員外

郎公在南京善治法律家言大司寇雅重公有疑  
獄必以煩公公用精明致物情出入明允而尤好  
正反寃抑暇日與諸曹郎賦詩談枕其言皇王經  
濟大業率鑿鑿中窳益隱然公輔之望矣陞江西  
吉安府知府治吉安寬大嚴明一如治合州而清  
操益厲門庭肅然有王尚書在朝諸公子稍橫里  
中公悉取其蒼頭奴助虐者法之諸公子其後折  
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公嘗謂人曰使我諸子  
得比於人數不蔑吾宗者屠使君教也世以是兩

資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按察副使併兵徐州徐  
州為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信囂公至  
一以寬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姦豪淮徐按堵時  
貴溪相公在朝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橫索驛遞  
公執而箠遣之貴溪銜焉竟無他十八年沅賊大  
熾標掠郡縣所至殘破公親督兵與戰平之都水  
使者戴公鰲光祿卿陳公侃客死於徐公為之殯  
歛收卹其孥使使護喪歸人以是大義公河決呂  
梁民且旦夕魚公為置洪賑濟百往流殍來復馮

夷得<sub>不</sub>為<sub>災</sub>至今徐人德屠公不<sub>休</sub>云陞山東布  
政司叅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甌寧人太宰古  
冲李公默為國子祭酒買田將樂為將樂人逋租  
過半太宰囑將樂令為治之而令故不為治太宰  
怒囑公切責令令故以彊直不阿雅為公知公曰  
令寔賢奈何以祭酒故裁賢令頽反益游揚之後  
太宰亦重公能守正不阿數薦公<sub>出</sub>又高公義聚  
而服太宰賢有器量矣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酉陽苗民吳黑苗龍許保反公會四川貴

州西省討平之西陽蠻界思州自王新建蕩平之  
 後往往鼠伏狼貪出沒為姦至是竊戢擁眾破城  
 部殺官軍所至焚劫為墟遠近戒嚴公以三省兵  
 出奇設伏左右翼擊殲之楚中遂平議者謂是役  
 也功不在王新建下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  
 巡撫湖廣 皇帝命脩太岳太和宮成 璽書慰  
 勞劇賊李邦珍馬三兒反公討平之李邦珍者曲  
 阜人駢脅多旅力號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為記  
 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聞之竟歸格殺縣丞  
 劫獄而去遂擁眾萬人橫行州郡殺一尚書兩侍  
 郎至宿州敗侍郎駱顥兵至德安公命應山知縣  
 葉震亨逆擊之擒其副將張金選賊眾遂敗遯去  
 馬三兒者邦珍妻能軍善妖術剪紙為兵每臨陣  
 則士馬從空中下矢散衣裾間如雨眾懼公仗劍  
 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公命繪像移檄天下捕之  
 鎮遠衛指揮丁表生浔邦珍三兒檻送軍門三兒  
 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復為湖北分巡曾才漢  
 兵備高節擒公命斬之部使者胡公宗憲以大捷

聞公進巡謙讓竟不以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  
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公遣叅將孫賢討之  
授以方畧令設左右伏而自以精兵深入道獲苗  
黨譚細奴賢撫之曰龍阿仔為梗西南邊鄙不寧  
某奉督府命以重兵蹙境且旦夕破足下能得阿  
仔致麾下功伐不小此大丈夫封侯之日也細奴  
受命乃以中秋夕置酒大會擒阿仔座上戎軍乘  
之直擣其巢遂平苗人辰州土官冉世蕃者年十  
六梟勇絕倫欲奪父冉元位計督府公不可干乃  
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是白金絨綺之屬萬  
計使使馳至公家是時公子峻尚為夫人章語峻  
曰女父清德中外其誰不聞今苗人以賂米而受  
之是蔑女父之德也峻却之使者慙而還後公聞  
其事命縛世蕃至轅門數其罪責之世蕃大懼終  
公在事不敢奸父位時袁州父子累求賂於公不  
得銜之會太宰李公默再起吏部復首推公兵部  
袁州子世蕃大恚曰李一再入吏部必先屠某者

私也亦甚輕我彼能舉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部左侍郎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樓船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燹一空士團八團將士戰死骸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部尚書張公經以壯兵出戰壯兵不習水戰大敗張尚書嫁禍於公有 詔放歸田里而故銜者求釋憾不已遂被逮繫詔獄時公從弟御史大夫簡肅公僑以直節聞恭城伯陶仲文雅重御史大夫

心寬公以漏下四鼓上疏力救 世宗手批

釋公罪放歸田里公歸而幅巾常帶儵然為布衣耕東海田置酒大會親故酒酣怗慨言曰三吳之役某席不暇暖行與禍會然惡得無罪 主上不沒臣平生犬馬微勞罪大而罰薄得歸復上先人丘墓令列在編戶歌咏太平視日餘陰皆 主上賜也故願與諸君浮白賦詩以終殘年足矣公起徒步至大吏經營天下三十餘年所至聲績砰隱而卒困於銜者以三吳之後敗歸然自耳目之所



賭記鴻伐茂明在在有之萬曆丙子余偕計吏北上道經徐州疲宿徐州逆旅一老父布袍皓首問余知為公族聳然起敬曰老夫就木遊魂不意今日得見吾屠使君宗人來使君亡恙乎使君撫治吾徐德博而功鉅風采比於天神其豈弟溫然父母也兒曹不能知老夫猶及見使君於今不忘余過徐距公治徐時越四十年而父老猶眷眷若介及余移吳會謁上官閩人從容問屠方伯安否某童子頗能憶屠公七閩賢使君亡先公者願而脩

髻見人溫夷坦中至行公羨廩廩不苟也人蓋至

今稱屠夫子又在京師時從楚賢士大夫遊往往

能言公楚中事蓋兀然五岳重鎮云而以茂年棄

在草澤淒淒終身惜哉公家居又二十餘年清約

如寒士與大司馬張公時徹少司馬范公欽諸公

往來飲酒賦詩時或豪唵大呼慨然起歸則杜門

焚香燕坐泊如也終公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有

司率皆殊禮焉晚年尤習黃老家言朗然寒照即

詩文亦屏去不挂白臆矣余于公為父行而齒最

少自童子受公知知公最深然公仕宦德業多沉  
晦不自言余或以為請笑不答以故世莫能詳其  
可述者重重若此矣

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蘓王生穉登嘗東芻東走哭故  
袁相國墓下義甚高蓋不減徐孺子風而又雅富  
才情藻思颺發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王生王  
生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為濠梁之行疲維  
舟闔閭城下舟人報王先生來余方病偃臥艙中

聞王先生來矍然病良已則起抵堂與語風雅之  
道間及王霸大畧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多所  
不平所得意懸河倒峽庶幾安石王猛之流崔蔡  
而下卑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濠濮  
抵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為尊人王翁若狀若銘若  
記若傳示余曰不腆先君布衣之行且藉子以不  
朽余長跪受而卒業焉廼歎曰余無以得王生廼  
今而後得王生余謂瓌品竒物不可以旦暮卒遇  
蓋其先必代有聞人彼王氏之先云何何彼卓犖

者暴而鵠起若斯之奇也則何居以今觀於王翁  
之行烏乎而不有子若王生也王翁者豈徒儻葛  
深智稱布衣俠始為豪舉卒歸柔澹則幾於聞道  
矣王翁者守愚處士也始以計然術起 武皇帝  
時吳會洛洞為青王翁散錢倡農氓築隄捍水身  
操畚耒前歲以有秋而翁亦用是起家矣吳中俗  
好奢王翁治家狹安簡業閭閻有化之者會東方  
兵興師橫視鉅盜編民避兵甚於避盜而王翁獨  
愴慨起曰夫犒王師不豚犒賊哉盛供帳待之諸

吊苑問疾猶家人然諸部曲而下蘓蘇感泣謂王  
翁長者相戒無犯長者去買宅晉陵主人以病奴  
田難王翁翁曰第居此而病而無以家為吾室可  
老也於是奴感長者高羨而薄其主人卒去苑隣  
舍斯可謂躬行仁羨而有智計能權者耶翁即號  
稱賈人子而口不言利稍積則散之曰季倫君夫  
有錢癖彼胡異剖腹而藏者以身所自盡產與其  
季中分之事其母夫人朱終始孝敬無間迨其晚  
年盡付家事仲子而鵠冠鳩杖日與故人賓客消

遙於席立洞窻之間卿人爭相慕悅比於漢王彥  
方管幼安云蓋王翁為人先後易轍最後近真人  
懿行其曠士之指歸則爾邪而有子若王生者又  
以文采表於世以光昭處士之令德則幾完美簪  
吳季札之葬也孔子第表曰延陵季子之墓其德  
至於今不廢也嗟乎王生而傳而翁而何用余嘈  
嘈者為

程列女傳

列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淋慧知書容貌端  
而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脩相內之德里人張氏  
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  
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羨不可  
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則賂鄉大夫有權力  
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郡縣發卒圍程氏時程氏  
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為勢家所逼脅  
而吾又無祿即世脫不諱吾兒以死持之不然者  
吾不瞑九原至是卒繫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將  
昏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亡忘而父垂

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辭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衾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鞠之曰爾業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亦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為人雅

有文彼且以替府命求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亦第壽之曰大運苟終死爾毀行以從入城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為也為人上者將綱紀是脩而棄之何以令也以替府之威加於一黨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侮至不為變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列女寃者五百大驚啓視輿中死矣趣白縣官官大悔曰吾以勢家故而殺

一列女乎命禮歸而葬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苑則芳若程氏人和蘭邪列女不幸死強暴而文生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為之表著幾於汶沒嗟乎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沈嘉則先生傳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為人高朗洞達父文積賈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廼厭喜為声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

沈公幾萬言沈洋自恣沈公讀而詭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恒好廊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為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閑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束髮濡毫染紙百韵俱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起聲碎鉤如出金石闊達自喜人或疑其少年挑撻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府尚書胡公辟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碩時時與公拉掌談黃石不獨供筆札之役垂空文自見也胡公為

人諧達微有酒失好士而善嫺罵所喜輒賜千金  
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士多從史而先  
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不名  
遙望見為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  
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  
樂作命先生作鏡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  
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艸不聞聲胡公矍然起  
捋先生頰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  
猶小兒至今刻石山上之閩中偕賓佐躡大王峰

把醜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在須臾公至便  
命酒雜坐蓋不減庾公胡牀之興云而客有言某  
歌姬妖麗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健兒為我取以  
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適携榼  
且盡明公可以行矣胡公為酩酊登車去其輔胡  
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諛死請室中賓  
客星散先生蒿目而走哭墓下持所為誅徧告賢  
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內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  
無寧歲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芟除禍本安固

疆園功曷茂焉而以讒死臣不佞心傷司馬寃願  
為司馬瀝血白狀以故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  
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來吳越泛錢  
唐登海門忼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  
五湖陟洞瀛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留金  
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胸中  
跌宕遂杖馬筮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  
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  
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者儻

葛有文善先生下獄當死先生以計出之姑蘓王  
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白玉輩咸  
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市衣遊其間雅為諸君子推  
轂客海上策久與朱邦憲為莫逆交邦憲亦奇傑  
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  
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  
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標格翩翩如世外人亦  
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  
生終不以此稍自潤以才受知吾鄉三司馬三司



馬者張大司馬惟靜范少司馬堯鄉吾家司馬國  
望也三司馬呼先生老友歲時伏臘非先生不驩  
而先生顧益嶽嶽諸公間既老度世終莫能用益  
以山林自娛嘗語同志曰臣不幸以空文見令得  
當人主起迹羊豕庶幾哉李鄴侯一動天文而卒  
老籜冠命也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詩但用  
東山謾安石為君談笑靖胡沙蓋疇昔竒抱鬱不  
得展非孟浪已也晚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  
長牀之下或白日行遊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且

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而鄉里儉父猶然咲之  
云先生好竒服誰世惡睹所謂龍性哉久之論益  
定後來之秀翕然共推先生以為主盟先生亦雅  
好獎後進士歸如雲焉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閑不  
相往來時時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輒自失也  
曰今天下有沈郎者天生屠隆何為蓋幾下衛夫  
人之淚矣而先生一日偶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  
所為詩若文歎曰耳屠生十年餘廼今得之當亦  
一快士敢從公乞一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

吾為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即中談咏達曙矣自是每會必達曙屠子蓋以北面之禮見世以此謂沈先生殊有道長者而屠子善折節而賢之先生為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疏宥有奇氣廼其魁瑋大節洵不隗其為文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豪舉已哉四明故甬句東當句踐霸越時多倣儻奇士至文章大業非不代有人若閔中肆外鑿鑿

登仕者之場則先生實闢洪荒焉今先生為安石王猛胡有文若是即有之非其至矣先生詩若文才情並至神骨競爽玄境實際靡所不談而忽歸於朗壘誼於正覺故貴此道也近世作者或乏長材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為險絕而務掩其短每譔一齋杜門而首蒙僕被構以累月穎至為禿也而出號於人曰吾鉤玄尚奇夫苟情至即莊語而可安事奇語則艱僻類出奇者而按覆其旨猶夫人爾胡不遵大路趨而崎嶇走間道為問與先生論

士至為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略而趨者也後  
天音之業則有先生在也

